

对于家庭陈设,我一向都是喜欢中西合璧的,也即所谓混搭。明清的古花瓶,和西洋的珐琅鎏金时钟一起摆放在法国古董胡桃木雕花边柜上,有着特别和谐的美感。康熙的双龙珠纹青花瓷盘,和购于马德里的古典油画悬挂于同一面墙上,非但没有丝毫的违和,反而显得别有情趣。

我这样有着亦中亦西喜好的人,来到广东江门开平自力村,特别是走进“铭石楼”,室内的景象真是让我感到意外又惊喜。这座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房子,它优雅时尚的品位和气息,让我不敢相信它竟是我隔着百年时光的,它让我顿时有了梦幻的感觉。更为不真实的是,这样的楼宇在自力村,在开平,并非孤零零的一座,它们神奇地错落在山水田野之间,仿佛海市蜃楼,又给人以置身异乡的错觉。

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建造了如此豪华

## 奇异的乡村旧时光

荆歌

摩登的房子?屋子里的一切,其年代和地域的特征完全恍惚模糊了。难道这是一个为拍摄电影而建起的基地吗?还是我不小心走进了一部好莱坞的老电影,或者翻开了杜拉斯的东方小说?

一切都是如此静悄悄地摆放在这里,雕花繁复的广作椅子,花纹淡雅的布面沙发,包浆油亮的地砖,神态娴静的老照片,花朵一样盛开的留声机,还有依旧从容地来回摆动着的落地自鸣钟。仿佛主人还在书房阅读,也许是在躺椅上小憩。又也许,那精心布置了这些的主人,早已经穿过时代之墙,去了遥远的地方,把这立体的一切,变成了平面,变成了可以镶嵌进相框的照片。那是一个远去的时代,又是那么的近,近在眼前,近得可以让我听到房子主人的呼吸,似乎能听到留声机里传出来周璇或李香兰的歌。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仿佛不是为一个人而写,而是唱给一个时代的歌。那个一直都只是活在想象里的时代,由模糊而清晰,清晰

到我们完全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在这样的房间里坦然舒适地住下来,像从前的主人一样有滋有味地生活。在嗒嗒嗒的古老钟声里,庸常曾经的庸常,悲欢他们的悲欢。

那个时代原来离我们很近,其实离我们也很远。在曾经贫穷落后的南国,在还是相当封闭的年代,有一些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漂洋过海,去寻找他们梦想中的“金山”。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海上风浪,遍尝了怎样的酸甜苦辣,人们也许并不知道。村里的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真的抬着金山回来了。那硕大的皮箱,装着满满的金银。这样的皮箱,就被人们命名为“金山箱”。他们还运回了奇异的钢铁和玻璃,更奇异的物件,以及他们衣锦还乡的荣耀和思乡的心。他们要用他们打拼到的财富,回家乡构建起他们的楼宇,那是他们艳羡了多少年的,梦想了多少年的。那曾经是镜中之像,隔岸的风景,他们却把它变成了可以拿在手里扛在肩上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要把它们带回故里,让它们在自己的家园里矗立起来,成为他们的丰碑。

他们不懂建筑,也不会设计,他们就带回来

鲜花之中,最喜欢玫瑰花。案头买来十枝八枝,或紫红、或香槟、或黄色,置于最普通的玻璃花瓶,可以养眼一个星期。常常细细探究,为什么最喜欢玫瑰?它好在哪里?

玫瑰的花瓣一瓣一瓣包得很紧,典雅,繁复。平衡而高贵。牡丹不够含蓄,俗了。百合又清高得太嚣张。玫瑰仍然有世俗的喜气与圆满,但它因为花形的丰富而耐琢磨。玫瑰从花苞到盛放,全盛时期只有三四天。很多人以为鲜花绽放以后就直奔下坡路了,凋败,萎谢。但是玫瑰花,在彻底舒展之后是呈卷边状而结束花期。怒放之后,椭圆形花瓣变薄,边缘微微内卷、收敛,呈现另一种含蓄与雍容。

这完全是一个人做人应该具有的审美走向。

因为城市里60岁至90岁的老人越来越多,科学的先进使得长寿变得非常普及。“狂野老人”的称呼,先民间后网络再纸媒,成为热谈话题。



的明信片给家乡的工匠作为蓝本。明信片上恢弘绮丽的建筑,让家乡的土木匠泥瓦工看得目瞪口呆。这些聪明智慧的乡亲,就凭着那些个盖着邮戳的洋画,比划,琢磨,商量,终于让一座座漂亮气派而又有些奇异的大楼,在乡村的荷花塘边古榕树旁巍峨耸立。

据说,在开平县,有几千座这样的碉楼和屋舍。那真是一个沸腾的年代!世世代代的岭南

时尚网红打卡晒朋友圈,80岁赤膊走T台,“狂野老人”出典于此。

每日上班乘坐一辆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有80分钟左右时间。常常见到两个相约的老人上车,旁若无人,从头聊到尾。自己的家事熟人的八卦。不知道这是否也算“狂野老人”。人类给自己出的难题是:已经退了休,却不老。虽然老

## 玫瑰花的启示

锺西

了,却精力旺盛。有精力,却不知如何刷存在感。

“中国大妈拿了十块钱的丝巾,在巴黎街头拗造型”。——导游们的口口相传,实在也是败坏了中国大妈的声誉。网红点可以打卡,赞赏的境界是去消费而不晒。

60岁以后去理发店,决定以后只染发而不烫发了,不允许自己“两次造假”。皮囊是可贵的,至老至衰,容颜仍是我们的处世资本。但

是一些消散了,可以有另一些作为弥补。比如我们的淡定,我们的慈祥。目光不再清澈明亮炯炯有神,我可以佩戴一副好眼镜。即使不到巴黎去,我也不认自己是土鳖。我对巴黎的了解可能比到过巴黎的人还要多。

在谈及一个老之将至的人的悔恨或者懊丧时,朋友提倡用一个好的概念:“新鲜”。呵呵,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新鲜。新鲜的食物,新鲜的感情,新鲜的婴儿,新鲜的理念……追求新鲜,老迈的生命会少却陈腐,狭隘。虚荣就是陈腐的。一直在总结得失,就是狭隘。

以一个企望者而不是展示者的姿态,或许才能迎接新鲜。天地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就如同你在公共汽车中大声聊天也不会有人阻止。但他们应该怎样在世界上占好位置,却足见智慧高下。老人狂野,青年不响。老人不响,青年狂野。两两之间不成因果,也不必对应。如果要我选择,那么,我不做狂野老人,而是做一个玫瑰花一样的老人。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清明那天,城南大堵车。都是上坟的车辆。也有交警站在车流中间指挥,却也不见好转,长时间仍是动弹不得。前面有人索性把车往边上靠了靠,下车就去买烧饼吃。城南头上,往虎山公园去的小巷口,有一个烧饼摊,两个妇人在做事,左边一头炸臭豆腐,油炸煎馃,右边一头就做饼。排队的人不少。烤饼出炉慢,要等好几分钟,才一个个滚烫出炉。等到的人,忙喜滋滋地伸手,“这个我的,这个我的!”拿了烧饼,再递给左边妇人,“阿姨,帮我夹块臭豆腐,再夹个油煎馃!”

故乡常山的夹饼,“标配”是烧饼里头,夹一块臭豆腐,夹一个油炸馃——很多人从小吃到的美食。晚自习下课,学校里出来的中学生,回家路上挤着买夹饼,实在是辣啊,小城的人,隔三岔五吃夹饼,每次都会把肚子辣痛,但是下次又会忍不住去买。这种情绪,大概只有从小吃臭豆腐夹饼长大的人才懂吧。考上大学,在外地城市工作了,再回来也一定要去吃夹饼的。长久没吃了,这就已经受不了,一口进去,眼目鼻游就一起下来了。

那天我也在路边停了车,等着买两个夹饼,足足等了一刻钟。好在可以偷听人聊天。一个姑娘说,每年上坟回来路过,一定会买两个夹饼吃吃,这就变成清明节的仪式了。做夹饼的妇人忙

得很,手上也没停,只是抬眼望了望她说,哦,你啊,我记得的,年年都来的哇。那时你还在上初中哦,就来买我的烧饼吃。姑娘说,对不对。妇人说,你现在,“妹妹”都有了把?——常山话里,“妹妹”是娃娃的意思。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大声说,去年介么结婚,哪样着急呢。妇人说,那是,那是。

烧饼好了,姑娘拿了两个,照例也是“标配”,分别是臭豆腐和油炸馃都来。臭豆腐里辣椒红艳艳的,还有干辣椒,一看就辣得不得了。饼破开,臭豆腐和油炸馃香香辣辣地夹好了,姑娘拿在手上,说,一个是给老公的,老公外地人,吃不了这么辣,但是也要让他辣一下,把他辣哭。

“他是第一次上坟呢!”姑娘扫码付了钱,要走了。做饼妇人又抬头,问,你再几时归啊?姑娘说,也得是明年清明了吧!妇人点点头,说,好,那再来吃我做的夹饼。姑娘走远了,妇人说,这个娜妮啊,生得“样遮哪”(常山话里,“这么漂亮”)。那一年读初三哦,她在这里买烧饼,两个男同学都给她买了,都要她吃。她屁股一扭,走了,一个都弗吃。那两个小男孩,把饼摔了,干脆打了一架。妇人手上没停,嘴上也没停,买饼的人都笑起来。

## 在商量岗望星空

老渡

商量岗在奉化县城应该也算在浙东名山里拔了头筹,抬头看看天色,灰灰云层密闭,不漏一丝天宇,看来晚上也看不见星空了。树倒是红得漂亮,但没有蓝天为衬,萧索的意味都多于灿烂了。

相传是在晋代,有三位神仙在这里商量建立寺庙,这三位建的是佛寺:四明山里的雪窦寺,杖锡寺以及鄞县灌顶寺。商量岗的一些店家,把此地写作“商量岗”,两个写法,有的认为是宁波口音之故。

晚间吃了饭,大家约起散步,沿着山路往上走,正自遗

憾云浓无月,看不见星空,同行西闽兄,却和老天打起了商量,说今晚能看到星星。老天真的好商量,云散开一个窟窿,露出一颗星星,大家来了兴致,等着能看到更多。居然,耐心之下,透出来的星星一颗接一颗,渐渐涂抹出一个星空,西闽兄已经点开识星软件,对照着帮大家,在天上认各自的星座。还未看完,天上一个篮球灯,突然灯火通明,两个小伙子来练球,可强光之下,星空就看不清了。

我们也都会妥协,迈开步,继续往山上走,渐渐远离灯火人间,认认星座,聊聊经历,有的小伙伴

几年前,小学同学葛祺知道我动了手术后,与同学

小三一起赶来探望。我叹苦经:“手术后儿子陪了5夜,吃不消了,又请外甥陪了3夜。”葛祺责怪我:“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我父母和家人生病,都是我来的陪,以后再需要陪夜,直接打电话给我。”

虽然葛祺没有陪夜,但听了他的话非常温暖,这才是真正的好友,北方人叫铁哥们,上海人叫赤脚兄弟。我从部队复员后,忙于读书工作与照顾儿子,多年与葛祺不谋面,但家里有困难,一个电话,他从不推辞,何故?因为是从小一起读书和玩耍的赤脚兄弟。葛祺喜欢打乒乓球,我们经常一起爬小学操场的竹篱笆,从铁栅栏钻进乒乓室,腰里抽出球拍,兴致勃勃地玩半天,直到大汗淋漓才归。读初二时,有次,我与同学

## 发小李动

见化工厂技校生到太原小学读书,因其穿得花里胡哨,我们见之哈哈大笑。翌晨,我与之邂逅,他二话不说,拔拳就打。我比他小,自然不是对手,葛祺见之,挺身而出,拔拳相助。人在危难之时,侠义相助最令人感动,雪中送炭永远胜于锦上添花。

此后,我俩成了至交。有次到葛祺家玩,见桌子上有一台唱机,惊喜,但没有唱片。估计对门女同学吴燕家有唱片,因其父是工程师,书法好,有情调,便怂恿葛祺去借。那时男女同学不说话,葛祺强壮胆子,羞怯敲门,须臾,真的借来了一张黑色胶木唱片,上面印有《蝴蝶泉边》《拉兹之歌》等歌曲。我俩如痴如醉地反复聆听,边学边唱,甚至睡在他家,听到深夜,很快就学会里面所有的歌曲。我常在葛家后花园,站在月光里的梧桐树下引吭高歌,虽嗓子沙哑,但那时的我们,正青春,正快乐。

复员后,与葛祺见面甚少,偶尔同学聚会时才见面。1999年秋天,葛祺突然找我,说开了家小店,缺少资金,向我借3000元钱,我刚买了房子,手头也紧张,但我还是毫不犹豫雪中送炭。他多年未还,我打算不要了。三四年后,他特意来还钱。抱歉地说:“我前几年调不过头寸,还得迟了,不好意思。”事情虽小,但也折射出他的诚



## 西藏速写

赵建平

信。我手术后,葛祺主动开车带我去单位取东西,一人搬几只沉重的纸箱,坚决不让我动手。不久,90岁的岳父要做CT,又麻烦葛祺,他爽快应允。几天后,他来电话抱歉地说:“明天不能帮你开车了,因肚子疼,现住医院吊针,医生说是胰腺炎。”我一听不好,赶紧到医院探望。他告知后天手术。手术后又赶去探望,他高兴地说:“是良性的。”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说起家里准备装修的事,他大包大揽地说:“到时我帮你请装修队,我帮你监督,保证质量没问题。”听罢甚为感动。

这时,他妻子来了,拉着我来到门外,悲伤地告诉我:“昨天打开肚子,医生见是恶性肿瘤,已是晚期,无法手术,马上缝了起来。”听罢如雷轰顶,我知道胰腺癌是癌症之王,最多只有半年时间。我对她说:“千万不要告诉他人。”回家后,我给远在美国的吴燕发了微信,告诉她葛祺的病情。吴燕回复:争取回来最后见一面老同学。4个月后,吴燕果然赶回来,我俩一起去探望葛祺,他显得非常高兴,分别送了我俩高级茶壶。当晚同学们聚餐时,葛祺因病参加,与大家说笑,却不知这是最后的晚餐。一生中遇到像葛祺这样愿意生病陪夜的朋友,甚少。没想到他刚过花甲之年,便匆匆走了,痛惜。

## 读书

陈鸣华

我们要读的书总在天上必须仰起头白云只是青草而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不过是聪明一些的牛羊

对于昂起的头天空便是游牧的牧场

深奥的并非只有黑夜在白天有多少奇妙的车轮有一些还是我们的心在流浪,在语言的篱笆中搭起家园

很多人走远了就想回来读天空读鸟儿无意中写成的自传而总有几页翻不动的——巨著一如黄昏对着死亡胡思乱想

当然有时候,一棵草可以写成自由的散文而伟人也不过是一则铅印的讣告

## 七夕会

不耐远行,打道回府。我们四人,继续在星空下踏路而行,边走边聊,走出去几公里,才兴尽而返。临回头还有点流连,猜测这山路通往何处。

次日的行程是坐车前往蒋宋旧居,一路车行,正是昨晚步量的山路。其实我们的折返点,离蒋宋旧居,只差三五百米。昨晚要是再坚持走片刻,也会到站。但放弃之后,我们今早依然来到了此地,而清晨的空气清新,景观也历历清晰。意不必纵,欲不可极,人若是放下一点自我意志,得到的世界或许会更广阔。

